

◎黄山

“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无论是李清照的“红藕香残玉簟秋”，还是温庭筠的“山月不知心里事”；无论是抒写艳情闲愁，还是倾荡儒雅情怀；或蹙金组绣，或深美闲约，或剪红刻翠，或绸缪宛转，隐约之中使人领悟到那种妙不可及的咏物见志，情韵兼胜的意境。

沉湎于唐诗宋词不可胜纪的奇葩之园，在字里行间尽情地享受宛约与清空，恍兮惚兮中获得某种情景交炼的审美意象，生发些许得言外意的想象与游思。于是，在思维的荒原上开始构建我的“意象情景”，纳入原本空旷的精神存盘。

中国画发展和承传至今，始终有一条清晰可辨的美学脉络，那就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审美境界。这种“因心造境，以手运心”的精神指向成为许多先辈大师的理性共识，也是中国画艺术之所以“立身画外，存心画中”和“气韵生动，神形兼备”的审美源头。

驾一叶孤寂的方舟，徜徉于属我的宁静，在斗室陋舍伏案取乐，我庆幸自己尚有这一份难得的平静。远离画坛纷争，更远离那灯红酒绿的诱惑，或许这便是我的真实和真实的我。整日沉醉于意象情境带给我的平凡的喜悦，行线、设色、架构图象，渐进之美和平面享

受，以及对画中纯情少女的物我相融和情在形外的心源感知使我其乐融融，如醉如痴。传统美学中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精神使我把对现代少女“依然在”的美丽与纯洁有机地整合于“以线造型”和“随类赋彩”的法则中，并在“师古”的同时尽可能做到“师古人之心”和溶入自己的个人性言说方式。如削减晕染，大面积平涂和恰当引用西画中表现光影和体积的手法，着力于面部和手的细微刻划，使之既有细审的视点，同时又保留舒展含蓄的东方韵致。现代服饰和带有鲜明的个人性审美倾向的物象造型似乎更易于从符号呈象的角度与传统保持某种距离，使画面开发和显现某种另类审美经验所产生的视觉资源。因之，我着力于方格条式和百花纹样所造就的现代印染图式的细心捕捉和细致描绘，以及牛仔裤、T恤衫和大皮鞋所传递的现代信号，力图把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成果有机地整合于恬淡清空的古典情怀和宁静致远的传统审美韵致之中。

斗转星移，世界已渐渐远离文人雅士的儒雅之风而变得复杂与实际。“克隆”与“网络”让人满脑杂念似乎又空空如也。享尽了现代物质文明却变成思想的“植物人”，“今宵酒醒何处”？



《红月亮》 黄山 工笔重彩 132 × 62cm



《黑咖啡》 黄山 工笔重彩 132 × 62cm



我们几许困惑，几许忧愁……

当代文化的“中心”以“创新”和“反叛”为旗，这同样成为当下文化语境的“时尚新潮”。中国画画家们纷至沓入各种类别的纷争与对抗，以确立自己的身份和价值。但无论是“85新潮”还是“新文人画”运动，及至今天风光正盛的“实验水墨”，这种种的行为，都是以“搞运动”的方式显现，动机让人存疑。“反笔墨论”已经沦为一种“新的笔墨论”，而“实验水墨”和“新文人画”形成水火不融的两大阵营。其结果，不是落入后殖民主义的陷阱，便是挣扎于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潭。或许，这是另一种悲哀。

其实在今天，个性差异才是最重要的人生里程。人的思维是如此的独特，就象人的外形一样，与生俱来便与众不同。既然上天赋予我们个性的辉煌，我们为何还要虐待自我而涂炭生灵？这种追风逐浪其实是贪念所至，必须以牺牲纯洁的自我心声为代价。

无论是分解传统，还是整体承传，其实语言方式的个体化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种艺术的言说方式背后所蕴藏的精神内涵。以及这内涵所表述的形、神、情是否属于真正的自我心声。

说到传统，中国画历来强调艺术创作过程的“心物关系”，而“心”的作用又远远超越了“物”的制约。“因心造境”和“中得心源”早已成为耳熟能详的创作指南，其高扬精神即个性观念的主张成为中国画历代名作充满思想锐势的理论基石。传统是一种资源，并且是一种存量不断增加的资源，正所谓“源远流长”。因为在这个运动着的源流中也包括了当下和未来活着的芸芸众生的智慧。尚且把对传统的讨论以悬置的方式加以存藏，对待任何资源的态度应该明晰一点，那就是“为我所用”。还有一点就是“对于传统资源，你不用可以，但别去破坏它”。

窗外秋风瑟瑟，“月华收，云淡霜天曙”。举目远望，长江两岸风光尽收眼底。“伫倚危楼风细细”，电视机、DVD声浪交融，传真机、手机、寻呼机交替鸣叫，饿了有快餐、渴了有冰冻啤酒，现代化真好！当你酒足饭饱，许多愿望满足之后，还期待甚么？“无言谁会凭栏意，拟把疏狂图一醉”。或许，对传统单纯性的想念成为我精神的依托，使我

甘愿在怀旧的田野，耕耘这一份闲适与清淡。“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

现代人最大的恐慌与苦恼莫过于人性的异化。一方面我们力图保存天性的善良，另一方面种种名利的诱惑又不得不迫使我们作出为难的选择。我试图“重新寻找怡情悦性的文人自适”，当然，以“文人”自居显然有些妄狂。但仰慕古人的闲散恬淡和崇尚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建立自我在当代的双重人格似乎并不为过。

对于一个画家而言，其实找寻一种适合于自己的言说方式，表述出真诚的自我心声就足够矣。我们不能期待一世的修为能传唱于今世于来世，让世人朝拜与敬仰。“真者，精诚之至”。佛学的“三无漏学”教会我们如何“降心”与“正定”，有了这种“戒、定、慧”的修炼，人便会心无邪思而洞烛先机，达到“真、善、美、慧、能”的至上境界。

“意象情景”的建构除了受到唐诗宋词的启迪之外，还有另一层含意，即潜意识中对于传统的再识。因为无论是在课堂教学和自己的艺术实践中，都显露出对于传统的浅识和无知。当许多人都对传统嗤之以鼻的时候，我却悄然走进了这片静寂而肥沃的土地。于是读《中国美术史》，看《美的历程》，阅历代名画，观近现代及当代艺术家佳作。有了形而上的进一步认知，转而进入形而下的操作。从画稿开始，遵循“以线造型”、“因心造境”法则和美学观，重新体验三矾九染的艰辛以及“书法用笔”的难能，分染叠复、墨色交融、平面享受和渐进之美自有一番恬淡清空的儒雅意度和宛约含蓄的东方韵致。“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的情境油然而生。

从繁复中淡出，渐次复归平静与单纯，走向回归传统的孤寂旅程。有了这一番苦心而真挚的体味，越发觉出古人之伟大。至少那份纯净与执著我是并不具有且望尘莫及。

或许社会的进步留给人们某种转机，让我们可以用更为宽泛的思维形成多元并存的格局。在形式穷尽，资源共享的今天，我们拥有更多的理由和自由，去怀古论今，或赞美古韵，或调侃现实，或拥抱当代，或反省历史。种种艺术的行为和观念在今天都将成为可能，种种对于人性的艺术理想与追求也

将闪耀出不同的光辉而共存于这个伟大而宽容的时代。“云破月来花弄影”，“明日落红应满径”。张先等唐宋词人自伤身世，惜光年如流的寂寞情愁不复存留。或许我们应该庆幸和珍视这一份宽容。然而古代文代留给我们的并不只是悲凉与哀伤，我们尽可以从“悲壮如苏、李”和“婉约如秦观”的唐诗宋词中，去尽情享用那蔚为大观，妙绝一世，“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绚丽篇章和古典辉煌。

对当代画家而言，我以为既要与传统中的某些惯性势力保持距离，同时也必须和现代主义的对抗心态保持距离，建立起良好的自我人文心态，去对历史和当代文化的种种现象进行真切的自我深省和深层面的全方位洞察与探究，从而清理和确定属我的心理轨迹和精神指向。或“宁静致远”，或“解衣般礴”，或“守卫底线”、或“走向边缘”。无论是对传统单纯性的想念，还是对当代真心的拥抱，都应该以真诚的自我心声为依托。否则，便容易落入笔墨神秘主义和内容假大空的陷阱，害人害己。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读罢李清照风格疏放，豪情四溢的词句，徒然间觉出思想深处的些许丰足与饱满。毕竟，我心中的精神大殿似已升起充满希冀的蓬舟，正悄然驶向传说中的蓬莱、方丈、瀛州三座仙山。或许在那遥远而美丽的仙山胜境，正有我渴盼已久的生命解读和理想辉煌。愿“意象情景”在此得以充实和完善。并将成为我心中永恒思想和精神图腾。但愿原本超载的精神负荷，从此不再拥有太多的沉重。倘若说到艺术的个人性精神品格，我以为没有比中国文化传统更好的典例。在物质如此坚硬，精神如此脆弱的今天，我更愿意在传统的长河中景仰先人的逸气和尊严。如何调适精神与物质的错位和差异，充实和更新自我知识存盘，保有并坚定纯洁的艺术信念，似乎是不容回避和轻视的课题。

打开斗室的百叶窗，把精神的尘埃和肮脏抖落，在慵懶的沉睡中觉醒，迎接一个新的黎明。我坚信，当一切肆虐欲望收敛于属我的宁静时，思想之网将会缀满结实而美丽的图案……。



《远古之歌》 索朗琼达 藏族 布画 48 × 65cm

## 雪域高原的气息

◎扎西次仁

西藏大学艺术系是西藏区内综合性大学的一个特色系，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融为一体是该系的一大特色。1984年，该系开始对父传子、民间自然流传的古老藏传艺术进行大胆改革，首次将其搬上了现代大学的讲台，在全国第一个把藏族美术技法和理论教学纳入到大学的教学计划及大纲之中，使这种民间流传的艺术形式逐渐转入规范化的轨道，同时又保留了它原有的特色及手法。目前，该系已形成了在区内外有一定影响的专业学科，构建了以

中青年教师为主、老中青相结合的师资队伍，培养出一大批适应能力较强并为社会所欢迎的学生。

这里展示的是刚刚从西藏大学艺术系毕业，初次走向工作岗位的一批藏族学生的创作作品。它既体现了现代教育的观念，又表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同时还流露出藏族学生天生的、特有的想象力和创新思想。希望能通过这里的介绍与全国其他艺术院校的学友互相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与认识。



《路》 强松 藏族 中国画 58.5 × 153cm